

《鹰栖枯枝图》：自由天性的宣扬



图1

浙江杭州 李熊熊

鹰作为一种凶猛的飞禽,历来是古人吟诗、作画的好题材。高手们通过对鹰及其周边环境的刻画来借物咏怀,借景抒情,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。

在欣赏这些名篇佳作时我们可以发现,不同时代、不同身份的人在表现同一个对象“鹰”时,往往会寄托不同的感悟。比如唐代王维的诗句“草枯鹰眼疾,雪尽马蹄轻”是赞美鹰的敏锐;章孝标的诗句“穿云自怪身如电,煞兔谁知吻胜刀”是感叹鹰的强悍。

明代画家和诗人以鹰为题材,也有许多寓意独特的名作传世。而且这些作品所含的意蕴,对明代方兴未艾的瓷画创作产生过重要的影响。本文就以明中期瓷器上的一种鹰纹为例,来看看明人在“鹰”的身上,寄予了怎样的新意。这个鹰纹品种的基本构图是这样的:一只

鹰停在一根枯树枝上(图1、2、3),我们可以称之为《鹰栖枯枝图》。这种题材是要表达什么寓意呢?

要理解《鹰栖枯枝图》的画意,我们应先从中代中期社会上出现的心学思潮说起。朱元璋创立明王朝后,在思想领域以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学说,人们只能谨小慎微地去认知和遵循外在的“理”,不能越雷池半步。这种理学对稳定社会是有作用的,但对人性的束缚也非常明显。到明代中期,以陈献章、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崛起,认为“心即是理”,倡导对人内心的尊重和体认。心学的出现,对明代社会人性解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《鹰栖枯枝图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,它其实是表达心学哲理的一幅瓷画。此论何以见得?下面我们结合陈献章等人的诗来解析《鹰栖枯枝图》的画意。

陈献章(1428—1500)曾有两首题写鹰画的诗。一首写在林良画的《古木苍鹰图》上,共四句:“落日平原散鸟群,西风爽气动秋旻。江边老树身如铁,独立槎牙一欠伸。”此诗前三句都在写秋天的景,最后一句才是全诗的重点:一只鹰独立在老树的枝杈上伸了一个懒腰。这个伸懒腰的动作,看起来微不足道,上不了台面,然而这个动作正是鹰自由天性的表现!作者通过这个动作告诉读者:对鹰来说什么是重要的?天性的自由展示才是最重要的。

陈献章另一首《题画鹰》的诗也是四句:“秋风垂翅下云衢,野性翩翩不受羁。欲借一枝江畔宿,等闲花鸟莫相疑。”这首诗的第一句点明秋天的季节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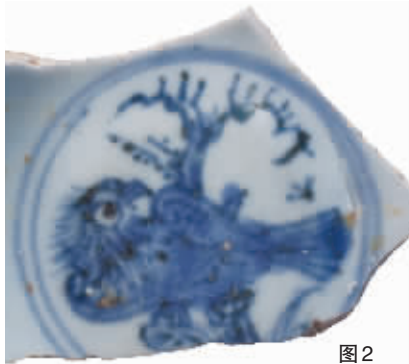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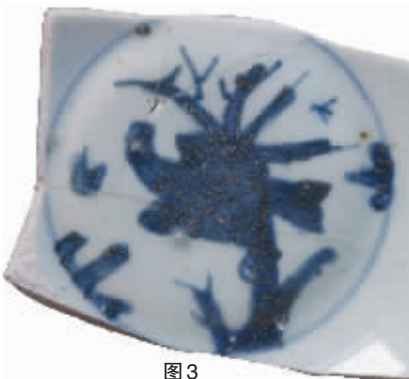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

一只鹰从云端飞来。第二句“野性翩翩不受羁”是重点,直接赞扬鹰想怎样飞就怎样飞,完全不受约束的独立天性。第三句“欲借一枝江畔宿”,表明画中之鹰停栖在一根江边的树枝上,这与瓷画《鹰栖枯枝图》画面大体相同。而“等闲花鸟莫相疑”则是引申话题,让平凡的鸟儿不要怀疑鹰停栖树枝休息的动机,别以为

它是要来占它们的地盘。以此反衬鹰的个性与普通见识的不同。

除了陈献章,明代其他文人对鹰画的感悟也有相类似的。比如陆深(1477—1544)就题写过这样一首诗:“素练秋高草树枯,来从东海势应孤。即看一击远千里,更爱凌风不受呼。”第一句写秋天的景。第二句写鹰从东海孤独地飞来。第三句夸赞鹰展翅一击能飞越千里。第四句“更爱凌风不受呼”是诗意重点:对鹰不畏艰险追求独立自主的个性给予充分肯定。

对照陈献章、陆深等人的诗,再看《鹰栖枯枝图》的基本画意,显然也是重在表现鹰“不受羁”“不受呼”的独立个性。瓷画中的鹰精神抖擞地停在一根突兀的枯树枝上;周围是空旷的原野,天际有淡淡的云。这完全是鹰的世界,它高昂着的头,象征着它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,绝不会听从别人的旨意。

与鹰相伴的枯树枝是一个重要的意象,这一点在诗和画中都是如此。枯枝象征着什么呢?它有两方面的象征意义:一是枯树枝可以表示深秋季节。因为深秋万物萧瑟,视野开阔,是鹰活动最频繁的季节,也是展示其能力的最好季节。二是枯树枝可以表示物质条件的简陋。虽然鹰能“一击远千里”,但住宿休息这样的基本需求,有一根枯树枝足矣。因此,枯树枝可算是鹰极好的衬托之物。

“鹰栖枯枝”也可以说是一种很高的思想境界。它表明,鹰在大展宏图的同时,对世俗的浮华毫无兴趣。这实际上表达了一个更深刻的道理:消除了贪念,才能真正做到自由自在!

瓷片上演“带子上朝”故事

江苏南京 胡剑明

这两块清代的青花瓷片(图1、2)非常明确,画的都是“带子上朝”。《带子上朝》取材于唐代郭子仪父子的故事。有诗曰:“子仪半生做大将,一身文武侍盛唐。带子上朝自幼教,福寿双喜后世强。”

郭子仪,华州郑县(今陕西省华县)人,唐朝的大将。以武举累官至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。“安禄山叛乱”时,任朔方节度使,在河北击败史思明,收复长安、洛阳,因功升中书令,后又进封汾阳王。在传统戏剧与传说中,郭子仪有7子8婿,都在朝作官,其子郭爱是当朝驸马。每逢郭子仪寿诞,7子8婿都到府祝寿,仅牙笏就摆满一床。

有一种传说是,郭子仪在其子小的时候,就经常“带子上朝”,意欲让儿子从小知道朝堂上的各种规矩和工作程序。但是,他一大早上朝时,儿子还想再睡一会,郭子仪哪里管他那么多,直接拖起来,带去朝堂。往往把小儿弄得在朝堂内外躲躲闪闪、哭哭啼啼的。这也正是瓷片所绘出的样子。

郭子仪之子郭暧,成年后娶升平公主为妻,据说,有一次在郭子仪八十寿辰时,众人祝寿,而升平公主持贵不肯前往,郭暧怒而打了公主,公主就回宫告之父母。于是,郭子仪“带子上朝”请罪。唐肃宗认为,此事不关朝政,便与皇后共劝驸马与公主和好,并升郭暧的官阶。《带子上朝》虽然寓意喜寿双临,但也含有孝义承传的寓意,只有儿女孝顺,家庭和和睦才会带来喜寿双临。因此这也可以看作古瓷画中的孝义题材。

另有一说是,“带子上朝”,父子二



人整装上朝,父与子俱是做官之人,海浪为潮,而“潮”与“朝”同音、同声。海浪的各种形状图案,称为水波纹、水波浪或海水江芽。所以“带子上朝”也寓意着“护佐江山”之意,顺有“孝义才有大贵与长寿江山”。

中国文化中的许多延展非常有意思。从古代的一个有名有实的故事延续过来,出乎瓷画工匠们意料的是,

“带子上朝”如今变成了一道特色传统名菜。光绪时至到后来的瓷画,故事人物的纹饰多样,虽有不少仿古情趣,但被后世与菜系联系在一起的比较少见。笔者去年在一本《鲁菜小谱》的书上读到“带子上朝”的一段:说它属于“鲁菜”菜系中很有特色的菜式,真可谓联想穿越!第九节写道:“带子上朝,色泽深红,肉质鲜香,汁浓味厚,酥烂可口。以花生为主要材料。其寓意是孔府辈辈做官,代代上朝,水为官府门第,世袭爵位不断。”此菜是用一只鸭子带一只鸽子,一大一小制作后放置盘中,被说成“别具风味,是宴席大件菜”。父子上朝,其实就是几种鸭子或鸽子的烧制方法而已。

工匠们笔下的古式纹饰变化多样,使得画法趋于简单,布白平稳,内容丰富。在青花绘制中,咸丰、同治青花瓷大多仅淡淡两个层次,光绪青花在技术上远远超过咸丰、同治时期,与康熙时期青花一样,青花浓淡可以达到多个层次;与康熙青花不同的是,康熙青花发色在釉下,光绪青花发色在釉中。但都与菜肴无关!

如图的两块瓷片虽为民窑,但精美细致,生动有趣。光绪青花纹饰题材除故事的外,还有花鸟、云龙、云凤、凤穿花、凤凰牡丹、山水人物、博古、荷莲、百鹿、羲之爱鹅、陶渊明爱菊等。此外,还有不少寓有吉祥福寿之意的内容,如麒麟送子、富贵白头、连生贵子、多子多福、“福禄寿”三星等,这些纹饰尽管俗气,但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。

不可用今人的商业方式去消费古物,只有敬畏文化传统,方可认识一块瓷片的内韵之美。



河南郑州 秦贯

这件清康熙青花西厢记故事图杯(见图),直径5.5厘米,尺寸娇小,造型精致可爱,胎薄体轻,迎光可透,品相良好。

该杯外壁以青花敷绘纹饰,芭蕉树和湖石表现出庭院深深,一仕女头挽高髻,坐于湖石凹处抚琴,旁设香几熏香,侍女正照看炉火烹煮茶水。画面简洁,笔法潇洒,应为《西厢记》故事中崔莺莺约张生于后花园见面前弹琴的场景。

按《西厢记》“逾垣”一折,崔夫人借故赖婚之后,张生卧病在床,莺莺的丫鬟红娘趁探病之际,为二人传递消息,莺莺以“待月西厢下,迎风户半开;隔墙花影动,疑是玉人来”诗笺,约张生月下相会。待相见时,莺莺在庭院中抚琴,张生听到后便翻墙而入……

康熙时期瓷器流行以戏曲人物故事为装饰题材,《西厢记》尤其著名,最受当时人喜爱。

康熙青花《西厢记》故事杯